



□赵春燕

小时候,物资不充裕,交通不方便。老家地处山区,一到冬天,天气渐冷,衰草连天,一片枯黄。田间地头,山上山下,一点绿意也找不到。没有一点蔬菜,过冬,必须自己储备咸菜。要腌咸菜,就需到几十里外的地方买莲花白。

那时,大家出门,都要靠自行车。全乡有自行车的也就那么几户人家。于是家有自行车,一到冬天就很忙碌。天不亮他们就起床,准备帮大家买菜。临行前他们用笔记下买菜人的姓名与斤数,匆忙上车前行。

正午过后,买菜的人满载而归。莲花白被盛好捆在自行车的横梁、后座及车轮两旁。整个自行车,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用上了。骑车人斜着身子,撑着车子,一步一挪地回到家。自行车刚一进院,父亲与早早等候的人们,就一起上来帮着扶车子、解袋子,一会功夫,车空菜去。

父亲把菜一打回家,到学校来帮忙的母亲迫不及待地掏出菜来,淘洗起来。把菜洗完,捞出来,放在筐里沥水。母亲就麻利地洗好葱姜蒜,放在一边备用。然后,父亲就送到学校院墙边的地里,刨出埋在土里的萝卜。

■岁月悠悠

# 春节时候咸菜香

卜。此时萝卜已经有些长芽了,露出长长的根须。他们用手掰去芽子与根须,刮去外皮,放在水里清洗起来。隆冬时节,水很刺骨。长时在水里浸泡,母亲的手已由紫变红,继而变白。裂开口子,露出红红的嫩肉。但母亲一声不吭,依然在洗菜、晾菜。

半天的忙活,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。太阳西斜时,父亲配合着腌制起咸菜来。葱切丝、姜切片、蒜分瓣,红萝卜各成块。白白胖胖,已经沥干水分的莲花白,被放在案板上。母亲手起刀落,先把菜一分为二。再拿起半个莲花白,又一分为二。然后拿起四分之一,竖划两刀,接着横切起来。于是,没多久,一个莲花白就被切成一小盒丝。

父亲看母亲切完一个莲花白,就快速端起盆子,把菜丝放进腌咸菜的缸里。放进菜丝后,抓起一把葱姜蒜,再挖两碗红萝卜块,一起放进去。所有主菜与配料放进去之后,父亲抓起一大把盐,均匀撒开,用两手把菜搅拌均匀。最后,父亲用他那大手,使劲按压拌好的菜。这样可以存放久,而且缸里也可以放得多。等父亲这边操作完,母亲那边又切了一盆菜,于是,父亲又去运菜、拌菜、按菜。

如此这般,母亲是连续几个小时的忙碌。等到夜幕降临,父亲在寒冬里,身穿单衣,却都满头大汗。腌咸菜的过程接近尾声,望着满满一缸的菜,他们满是微笑,手上的动作也慢下来了。案板上剩下一小截萝卜,母亲把它塞到父亲的嘴里。父亲此时

也看见母亲的手在渗血,就让她先洗手,他来收尾,洗涮案板与盆子。随着父亲最后一遍按压拌好的菜,蒙上塑料纸,用绳子系紧口,搬缸进屋,放上大石头,盖上盖,腌咸菜这项工程就大功告成。父母相视一笑,长舒一口气。是啊,一个冬天的菜有了着落,不用发愁了!稍息片刻,母亲看见站在我旁边的我,想去做晚饭。父亲按住了她,拿起白胶布,帮母亲缠起手来。夜色已深,寒冬里一丝丝暖意弥漫开来……

一周之后,咸菜缸子可以开封查看了。一打开塑料袋,一股咸菜特有的酸鲜味进入鼻中。菜汁渗出来,白生生的咸菜泡在里面,让人忍不住想夹起一两根尝尝。如果放盐合适,菜必然是脆生生的。盐放少了,菜会很酸,不脆。那就再撒一些盐进去。盐放多了,不仅不脆,还很杀嗓子,那就再加点晾好的开水进去,稀释一下。再封好缸,腌制几天。

再一周之后,最后开袋。不用再尝,直接捞起一碗白生生的咸菜,放上辣椒面,浇上烧好的菜籽油,油泼辣子与咸菜混合在一起的香味,立马进入鼻中。把菜搅拌均匀,放在炭火盆边。寒冬时节,北风呼啸,彻骨的寒。坐在炭火盆边,一碗热腾腾的包谷糊汤端在手上,夹一筷子咸菜搁在上面。吸溜一口糊汤,一口咸菜。“咯吱咯吱”的咀嚼声传入耳中,熨帖、动听。一个冬天的日子,就这么悠悠地溜走了,最隆重的节日——春节就到了……

□伊羽雪

我在城里读高中,父亲从乡下来看我,这个时候是我幸福的时刻。父亲会送些生活费,再给我买件新衣服,或者带我去馆子里改善一顿。每当此时,我就会问父亲:“家里养的猪又卖啦?”父亲总是头一扬,爽快地回答:“卖啦,卖了好几头呢,你就安心读书吧!”此刻,会有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,我深深体会到,父亲就是一堵挡风的墙。尽管有时候我明知知道父亲说的不是真话。

父亲总爱管闲事,在乡下,左邻右舍的事没有他不管的。有一次村里人打架,父亲好心去劝解,挨了一拳头,掉了两颗牙,还惹得别人说闲话。全家人都埋怨父亲,有些事说不清楚,不要管闲事了。

父亲来到城里,领我去商场买衣服,我知道乡下人出力流汗挣了几个钱,但我又躲不过这种执着的父爱,否则父亲会不高兴,好像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我也只好跟在父亲的后面,象征性地挑选便宜的上衣或者鞋子,以满足父亲的心愿。尽管有点不愿意,但穿在身上,我仍会感到格外温暖。

我和父亲走在繁华的街道上,来来往往的行人红红绿绿的装束鲜活街市的面容。当走到一个拐角时,见一家超市门前拥挤着一群人,吵吵嚷嚷的声音胀满了狭小的空间。父亲拉着我往前挤,我警觉地拽住父亲,“快点走吧,我们还有事呢!”虽然我极力劝阻,但仍无济于事。我知道,父亲想做的事,别人是没法阻拦的,父亲的性格里塞满了骨气和硬咽。

# 善意的瞬间

生活感悟

没有作声。我气愤地说:“因为管闲事,吃的亏还少吗?这世上的事多着呢,你一个人管得了吗?”父亲抬起头来,牛眼似的瞪着我,坚定地说:“世上的事再多,总得有人管,吃亏不要紧,只要做事有原则。”

后来工作了,那年春节,我携老婆孩子回乡过年。回到乡下的第二天,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,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,带着厚重的礼物来看望父亲。父亲眨巴着眼,打量了半天没认出来。这位姑娘说明了原委,原来,她就是在超市里被父亲领走的那个小女孩。当年的那个小女孩,已经考上了国家重点大学,成为了一名大学生。她说:“当时如果不是父亲出面相助,她会没脸见人的,将来面对的,或许会是另一种人生。”

事隔多年,这件事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,如发丝牢牢地缠绕于记忆中,无时无刻不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扉。我彻底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,心头的坚冰融化在一抹温暖的阳光里。

生活纪事

# 新春渐近 狗鱼粥香

□王月英

春节渐近,大寒与腊八携手而来,给这寒冷的冬天平添了些许温馨与浪漫。腊八粥的香味弥漫在大寒节气里,勾起游子浓浓的乡思,愈加思念家的温暖。

在我家,每年腊月初八那天,母亲都会做香喷喷的腊八粥。乡亲们做的腊八粥特别简单,不过是在大渣粥里放点花生而已。母亲做的腊八粥叫狗鱼粥,所用的食材狗鱼肉质细腻洁白,味道鲜美至极。家里的狗鱼干是收完秋后,父亲去乌苏里江打回来,母亲腌制而成的。套用现在的话,完全是绿色纯天然。

腊八头天晚上,母亲会取出一条狗鱼干,洗净后,用水泡上。第二天,起早上锅煮熟,用手撕成小条,这样的鱼干碎块就不会有鱼刺了。备好狗鱼干后,母亲再把大米、糯米、红饭豆、花生分别洗净下锅,同时,还会拍一块老姜放入锅内。等到锅内的水烧开了,米们豆们都在锅内扑腾开花了,母亲就会把灶里的柴禾撤出一些,使火变小,边煮边微微搅动。粥熬越稠,“咕咚咕咚”密集冒泡时,母亲把鱼干倒入锅内,鱼肉香气随着热气在厨房里弥漫,钻进我们的鼻孔,我们搬着板凳围坐在锅台边,偷偷往灶坑里

添把柴,或者用勺子搅动下锅里的粥,盼着能快点喝上狗鱼粥,全然顾不上搭理站在厨房门口的张家德子。

母亲在做好的粥里洒一把切好的葱花,腊八狗鱼粥大功告成。咸香扑鼻的粥,透着热乎乎,使劲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。二弟弟很有眼力见地把碗放在锅台上,热切地等着母亲盛粥。母亲先盛好三碗,每碗上放一双筷子,放在灶台后,嘴里念念有词,大意是请逝去的老人回来喝腊八粥,祈求他们保佑来年风调雨顺,全家平平安安。

而后,母亲一碗一碗地盛好,我和弟弟们忙不迭地端到桌子上,小弟急不可待地端起一碗,顺着碗边,一边吹着热气,一边“咪溜咪溜”地喝粥,一边对着张家德子说,“好喝!你家今天做腊八粥了吗?”张家德子不吱声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弟的碗,流露出渴望的神情。母亲急忙招呼德子坐下来喝粥。哪料到,那小子不坐下来,却站在那嘟囔,“大娘,我不喝。我想拿回去给奶奶喝。”母亲连忙说,“你先喝着,这就给奶奶送过去”,取出个小盆,盛满,嘱咐我给德子奶奶送过去。浓浓的乡亲情也伴着腊八狗鱼粥的香味一路洒了过去。

到了张家,患有白内障的德子奶奶总会摸着我的手,问寒问暖,告诉我,大寒节气来了,要多穿衣服,别冻坏了手脚。我笑着说:“奶奶多喝腊八粥就不冷了。咱家是狗鱼粥,香着呢!”祖孙俩边喝边唠。接下来,年随着母亲的忙碌越来越远,日子越来越暖。

如今,我们姐弟四人都离家乡在外工作。和奶奶相依为命的德子早已长大,他承包了江上的一个渔点,每年深秋总会腌制一些狗鱼干,每年腊八,总会早早熬好狗鱼粥,送给我年迈的父母。记忆里的腊八狗鱼粥就这样传承下来,在这大寒的节气里,香味一直在,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人生纪实

# 享受“慢生活”的真谛

□刘振

搬进新家之后,居住环境大大改善,为了表示孝心,我和妻子便将父母接来同住。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,亲情这种神奇的情感,相距千里会日夜思念,而近在咫尺却又相看两厌。父母过来不到一周,矛盾问题就接踵而至。

母亲喜欢做家务,进城过上“小康生活”后经常忙得不亦乐乎,每天出门买菜是她逃出“牢笼”借以“放风”的最佳方式。心会跟爱一起走,母亲能够四海为家,皆因坚信儿子在哪家就在哪,可父亲就不一样了。从教师岗位退休的父亲极少观影逛街,亦不喜欢摆弄手机,虽然搬到城市居住之后家务活不用他劳心费神,但整日关在“笼子”里的生活总是令他如坐针毡。父亲不止一次向我暗示,说再住一周就回老家去。母亲则告诉我,如果父亲回去,她也必走无疑,因为五指不沾阳春水的父亲,很难独自养活自己。

为了排解父亲的寂寞,打消他回老家的念头,我投其所好,给他订了一份电视周报和一份城市晚报。自从有了精神食粮,他每天最开心的事情,就是吃过早饭坐在阳台上的休闲椅上潜心读报,看到了关心的新闻还会与母亲分享。除此之外,父亲每天还会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阅读晚报,他将城市晚报当成每餐的主食,把电视周报当作

下饭的美食,“伙食”好了,谁还会想家?

在父亲阅读习惯的影响下,周末我会推掉一切繁杂事宜,泡上一壶浓茶,坐在阳台休闲椅上看过过去一周出版的父亲业已看过的报纸。与此同时,父亲喜欢坐在我的对面一边喝茶,一边看最新出版的报纸,且边看边不时同我探讨国家大事和市井新闻。为了博取父亲开心,对于同一新闻事件,我若与他“英雄所见略同”,他就会乐得心花怒放;反之则则闭口不言,只静静聆听他的“一己高见”。父亲年近七旬,视力愈发不济,读报也慢慢地像个孩子。他每天逐字逐行地汲取着报纸里的营养,就像庄稼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一般,恬淡安然不疾不徐。有时发现了文字和标点符号的错误,父亲还会拿出纸笔给报社写信,用最传统缓慢的方式,表达一份读者的温情。

“安抚”好了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父亲,还要照顾到“上厅堂下厨房”不容一丝浪费的母亲。

行动同样迟缓的母亲,却将素常的一日三餐做成了星级酒店的标准,有了母亲这位“星级”厨师掌勺,我和妻子下馆子、点外卖的频率近乎为零。为了将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传承下去,母亲会在晚上拉着儿媳去逛菜市“捡漏”。那些打折蔬菜在母亲的挑挑拣拣下,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。除了买菜,母亲做饭非常注重过程与细节,并隔三差五号召大家一起动手做

■朝花夕拾

# “面花”百样过大年

□路来森

春节,要制作面食。春节的面食,胶东半岛的一些地方,有一种特定的称谓——“面花花”,盖是取其“花样繁多”之意。

最普通的面食,自然是馒头。不过,春节的馒头,有讲究,有花样。馒头,大小不一。大馒头很大,底部直径可至二十公分;上部,还要印上一个大大的红“福”字——这是特制的,专供年夜饭祭祀时摆上用。这样的特大号馒头,不多,三个,或者七八个。馒头一般会提前蒸熟,这几个特大号馒头,蒸熟后,要放在专用盖垫上,馒头上面还要盖一张大红纸,不到年夜,任何人不能动,或许,是想以此来表示对神灵的敬重。小的馒头,可小至拇指肚般大,是专供小孩子的,可玩可食,玩够了,就当零食,一口吃掉,颇为有趣。普通食用的馒头,也要加“色”,再添“福”。所谓加“色”,其实就是点“红”,在馒头的上面点上一些红点点,以图“红红火火”;添“福”,则是在馒头上印制上“福”字,以求“福”享多多。

鲤鱼·生肖。每年做春节面食,必定要做“鲤鱼”——鲤鱼状的面食,亦是有大有小。不用说,面食做成鲤鱼状,自然



样的生肖面食。比如,狗年做“狗”,兔年做“兔”,今年是牛年,就做“牛”面食。似乎,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,也只是图个吉利。不过,做生肖面食,场面特别热闹,因为是大人小孩齐上阵。每个人做出的“生肖”,逼真程度,各不相同,甚至于颇有些“怪相”,不过,形似就好,要的,也只是热闹中的那份吉祥如意。

梅花饼·面棋子。梅花饼,其实里面并没有梅花,只是梅花状而已——把面食做成梅花状,就叫“梅花饼”。梅花饼,是一种“零食”,但质量很高。上等面粉,加入白糖、核桃仁、花生仁、芝麻籽、葵花籽等,以鸡蛋清和植物油和面,然后,做成圆形小饼,以鳖子烙熟。烙熟后的梅花饼,放凉后就食,咬一口:脆、香、甜。不仅可以做小孩子的零食,还可以作为茶食,以之饗客。后来,我读书,知道早在宋代,就流行一种“梅花汤饼”,亦是梅花状,所不同者,汤饼,只是一种梅花状的馄饨片罢了。现在,潮州一带,尚流行一种“梅花饼”,但与吾乡春节所做梅花饼,仍是不同。面棋子,又叫“棋子块”,顾名思义:菱形,如棋子块。和面时,加入白糖,面团擀成薄片状,然后,刀切为棋子形状,烤制而熟。放冷后的面棋子,脆脆甜甜,是小孩子最好的春节零食。小口袋里,装满面棋子,一蹦一跳,唰唰作响;边玩边食,情趣盎然。

“面花花”,我喜欢这种对春节面食的特定称谓。仿佛哗哗作响,活蹦乱跳,洋溢着不尽的快乐和欢喜。把新年吃出一份特别的喜悦和祥和。

□孙志昌

著名哲学家周国平写过一个寓言。说的是一个少妇去投河自尽,被正在河中划船的老艄公救上船。

艄公问:“你年纪轻轻,为何寻此短见?”少妇哭诉道:“我结婚两年,丈夫就遗弃了我,接着孩子又不幸病死。你说,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?”

艄公又问:“两年前你是怎么过的?”少妇说:“那时候我自由自在,无忧无虑。”“那时有你丈夫和孩子吗?”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,你不过是被命运之船送到了两年前。

心灵驿站

# 好事来敲门

前。现在你又自由自在,无忧无虑了。”少妇听了艄公的话,心里顿时产生了一条活路,便告别艄公,高兴地跳上了对岸。

其实,心态与你的所想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你想好事情的时候,会有好的一个心态;如果你想不好的事情,就会想到许多不好的结果,势必会给你的心态带来一个不好的暗示,不仅影响到你的情绪,还会影响到你的生活。想好事情是想,想坏事情是想,立刻如转换一下心态,把坏事情想成好事情,就会立刻有一个好的心情。

我一朋友就是这样的。本来生意很好的一间厂子,结果由于一个决策失误,使得厂子债务



缠身,步履艰难。有人看到朋友还是天天乐呵呵的,工作还是那么努力,一点也不看不出困难的影子。有人就说,你怎么不想想厂子怎么办呢?还天天这样,就这样的情况你还能笑得出来。朋友仍旧是笑呵呵地说,愁有什么用,我现在就想,大不了重新开始,想想比刚起步的强多了,起码,现在我有经验,也有一定的基础。这样一想,我就不愁了。就这样,两年的时间,朋友的厂子生意又红火了起来。当初说他的人,为他担心的人,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他。

老人总说,想好事,好事敲门;想坏事,坏事降临。这句话真的道出了人们改变心态的重要。是啊,一个人心里想的是快乐的事,人就会快乐;如果心里想的是悲伤的事,人就会悲伤。快乐了,就有好心情,微笑常挂脸上,怎能不年轻,又怎能不张扬出青春的活力。如果人人都能明白这样的道理,并且照此去做,何愁自己没有快乐,何愁自己没有健康,何愁好事不来敲门,那又何愁不青春永驻,生活美好呢!